

刺心

叁

飘渺孤鸿

世多歧路，
人多迷途。

墨武◎著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

叁 飘渺孤鸿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刺心. 飘渺孤鸿 / 墨武著. — 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4.4

ISBN 978-7-5502-2840-5

I. ①刺… II. ①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72001号

刺心(叁): 飘渺孤鸿

策 划: 英特颂

责任编辑: 咎亚会 徐秀琴

特约编辑: 唐 鋆

美术编辑: 徐 骋

总 发 行: 上海英特颂图书有限公司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240 千字 700 毫米 × 980 毫米 1/16 14.25 印张

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2840-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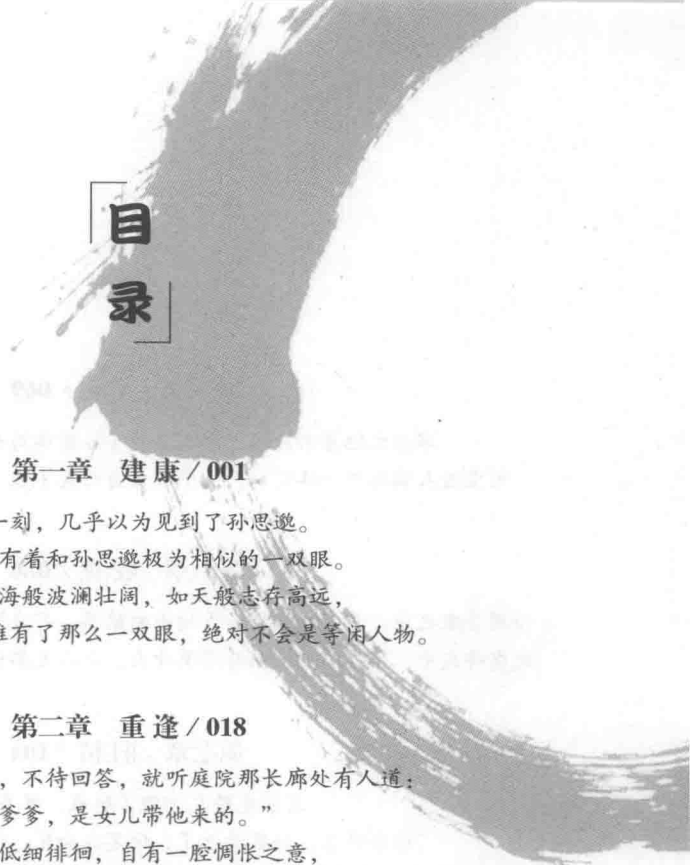
定价: 25.00 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

电话: 021-56551515



目 录

第一章 建康 / 001

她那一刻，几乎以为见到了孙思邈。
因为那人有着和孙思邈极为相似的一双眼。
那眼眸如海般波澜壮阔，如天般志存高远，
眼为心声，无论谁有了那么一双眼，绝对不会是等闲人物。

第二章 重逢 / 018

孙思邈微微一笑，不待回答，就听庭院那长廊处有人道：
“爹爹，是女儿带他来的。”
那声音低细徘徊，自有一腔惆怅之意，
让人一听，就忍不住地心有戚戚，暗生怜惜。

第三章 有鬼 / 035

“妾身不喜欢陈国的太子。”张丽华幽幽又道，
“可有时候，很多事情并不能凭借自身的喜好来决定。”
孙思邈反问道：“那由什么来决定呢？”
“天！”张丽华回了一字。

第四章 故人 / 053

“可孙先生有没有想过，她的所得，并非她真正想要的？”
孙思邈扬扬眉，反问道：“她得的不是她真正想要的？”
“不错，世多歧路，人多迷途！”

第五章 传言 / 069

那签文他并未看到，可却看到了签顶端写着两个字。下下！
无尘道人脑海中一阵空白，几乎以为自己见了鬼。下下签？这怎么可能？

第六章 收徒 / 086

而那香灰之中，不知夹杂着多少细小的暗器，有直飞，有旋转，有相撞变线，
混在香灰中，铺天盖地地向孙思邈冲去。众人见到这种声势，无不变了脸色。

第七章 旧情 / 104

慕容晚晴几乎跳了起来，嗟声道：
“你说什么，孙思邈死了，他怎么会死，他明明还活着！”
她经历了太多离奇诡异的事情，这刻没有毛骨悚然，更多的只是困惑不解。

第八章 刺客 / 120

那雨中的少年，头发凌乱，满天的雨水似乎都化作了泪。
他抱着心爱的女人冷却的躯体，看着伞下那冷酷无情的人，
一字字道：“你们最好杀了我，不然……我一定会回来！”

第九章 故事 / 138

“玉玺眼下不在陈国！”徐陵艰难地吐出这几个字，神色灰败。
吴明彻补充了一句，惊心动魄！“玉玺失窃了！”



第十章 寻龙 / 154

突然间，他泪流满面。

暴雨梨花虽能击入坚硬的石头，也能击杀一人在瞬间，
可这刻并未发射，却像击穿了张季龄最脆弱的情感。

第十一章 质疑 / 170

他培养出个江南首富，却不过是想要通过张季龄来颠覆江南！
这步棋实在意义深远，让人难以想象。
除了斛律明月，还有谁能下得出来？

第十二章 主谋 / 187

慕容晚晴内心颤抖，眼前发黑。

她不相信，她也不想听，可她为何会心惊？
为何听着斛律雨泪的故事，如同听着自己的将来？

第十三章 交锋 / 205

陈项终于抬起头来，接触到孙思邈的目光。

孙思邈目光如辽阔的大海，陈项的目光却如深邃的寒渊。
目光相触，没有火花四溅，只有往事流年，唏嘘万千。



第一章

建康



清风徐徐，水面纹起。

破釜湖一派风光中却像蕴藏着机心百转，杀意万千。

斛律明月看着慕容晚晴时，眼中的凌厉终于融杂了分暖意，但很快消逝。

慕容晚晴没有见到这点暖意，她一直垂头望着甲板。

他们一个是齐国的将军，一个是慕容家的叛逆，本是势不两立。

慕容晚晴当初虽从邺城逃走，终究逃不过斛律明月的天网恢恢。这次慕容晚晴失手被擒，本不会有什么生机，可她没有丝毫畏惧之意，因为她早已知道，所有的一切不过是一出戏。

如今，她在戏中的角色看起来已到了谢幕的时候。

她也早想退出，因为她不喜欢戏中的角色。

突然回想起当初对孙思邈说过：“我很是厌倦，也很累，我今天头一次有想走出来的愿望……”

“很久以前，我一直盼望……能有个温暖的家——家里有个值得我等的人……”

“我什么都不用去想，只要每天做好饭，等着他回来。而我，就在桌对面看着他吃得香甜……”

画面一幕幕地流转，慕容晚晴的神色益发地苦涩。

她记得，孙思邈曾对她坚定地说过：“你想走出，就能走出。”

她那时没有说的是，若走出后，只不过是一个人的孤单，她又何必走出？她早就习惯了眼下的寂寞，从寂寞走入孤单，又有何用？

她什么都没有说，她好像什么也没有做，这一路行来，不过是看叶黄叶落……

可事实真是如此吗？

“为父给你的任务，是让你一路跟着孙思邈，监视他的举动，你可有了什么发现？”斛律明月缓缓问道。

他问的奇怪，慕容晚晴本是慕容家的叛逆，和齐国势不两立，慕容晚晴怎么会听他的吩咐？

斛律明月怎么会是慕容晚晴的父亲？

若是旁人见了，多半一头雾水。慕容晚晴却立即道：“义父，孙思邈并非暗中图谋大事的人。”

“你如何知道的？”斛律明月口气转冷。

慕容晚晴没有留意，只记得那一路落叶中的宁静和温暖：“女儿已经探明，义父所料不假，孙思邈的确是大有来头之人，而且入过昆仑，好像也的确找到了张陵的藏道之地。他是天师门下不假，不过他不像有与齐国敌对的野心。女儿一路行来，只看到他被李家道的那个李八百所迫，却始终不肯和他们同流合污……”

她缓缓而谈，将追随孙思邈一路所发生的一切详细讲明，等说完清领宫的事情后，又道：“女儿觉得，孙思邈没有想对齐国不利的念头，也并没有什么



大志……义父似乎不用把注意力放在他的身上。”

“没什么大志？”

斛律明月喃喃道：“一个人只要有能力，身处巅峰之地不难，难的是，能在巅峰之境激流勇退。”

“义父的意思是？”慕容晚晴蹙起眉头。

“十三年前，孙思邈正是青春年少，意气风发。周国国主宇文泰、权臣独孤信都对他青睐有加，他那时候可说要什么就会有什么。可他突然消失了，消失得干干净净，在红尘中没有留下半分痕迹。”

斛律明月说到这里，轻轻叹口气道：“连为父都佩服他的魄力和隐忍。”

他的神色终于有了分疲惫。他说及孙思邈的时候，难免想起自己。

三十余年的戎马锋冷，他一直都是处于巅峰之境。他这么说，难道是已有了退意？

沉默片刻，斛律明月才道：“他隐忍了十三年这才再次出现，十三年的光阴，无论对谁来说，都是极大的代价，更不要说他这种极具能力的人。一个人若没有远大的抱负，怎会如此？这种人，你说他没有什么大志？”

慕容晚晴心中一阵悸动，极力辩解道：“可他就算有大志，也不会有和大齐做对的意思，真正暗中谋划与大齐做对的人是李八百！”

斛律明月听到“李八百”三字时，目光微闪。他显然也知道这个人。

他转过身去，负手而立道：“孙思邈现在不和齐国做对，谁保证他以后不会！你可以吗？”

慕容晚晴滞住，垂头不语。

“一个人总会变的。”斛律明月双手交错，骨节凸起，萧萧道，“无论谁都不会例外。天师门下六姓之家已蠢蠢欲动，他们和我大齐一直势不两立，若让他们成行，绝非我大齐之福。孙思邈眼下虽不赞同李八百的想法，但真要是大势所趋，形格势禁的话，只怕他是统领四道八门的不二人选。那时候他想推，也是无从推辞，而只要他们势力一成，头一个对付的就是大齐，孙思邈也就会



是我们大齐的心腹大患，我们眼下只有一个办法……”

他未雨绸缪，看得明白，看得透彻。

齐国禁道二十年，杀道中之人无数，这其中的纠葛，事关生死存亡，再没有其他解决的方法。

只有杀！

除掉心腹大患，自己才能有活下去的余地。

斛律明月握手成拳，一字字道：“孙思邈深不可测，若再过一段时间，只怕我也制他不住。”他言语中又带了分疲惫。

他老了，孙思邈的潜力难以限量，他必须及早应对，可他始终未将那方法说出来。

慕容晚晴一颗心沉下去：“通天殿的情况现在如何了？他们……”她问的是他们，实则只关心其中的一个。

她突然发现，斛律明月虽未在通天殿，但对天师道的了解绝不逊于旁人。

而斛律明月早就收买了帛家道的道主帛锦，让五行卫混入其中，更让慕容晚晴早早潜在孙思邈身边，可见其深谋远虑。

此次收网行动既然如此周密，殿中的人是不是已被一网打尽？

“他们只怕都逃了……”斛律明月道。

慕容晚晴不知是惊是喜，试探道：“义父筹划这么久，终于抓住了这个机会，为何还能让他们逃了？”

她凭直觉，认为这次义父没有使出全力。义父虽老，但能力深不可测。义父既然来了，若入通天殿，只怕殿中六姓之家要死上一半，可斛律明月居然留在船上看风景，用意让人难揣。

斛律明月脸上突有分奇怪之意，可慕容晚晴却看不到。

“杀了李八百，还有张八百、王八百。从张角之后的数百年间，这世上不知有多少李八百出现了。”斛律明月轻叹一口气道，“因此，我只让金火两卫看看他们的动向，我觉得这次并非是收网的最好时机。”



慕容晚晴终于明白过来：“义父还要放长线钓大鱼？”一想到斛律明月的谋划深远，慕容晚晴心中颤动，李八百等人都不被斛律明月放在眼中，那他真正的目标是哪个？

“是。”斛律明月简捷道，“琴心，这次你能让孙思邈进入清领宫，做得很好，可要什么奖赏吗？”

慕容晚晴轻咬唇间，清冷的月光下，红唇似乎不带一分血色。

她的确接到了这个任务，在响水集时接到的任务——七月十五，带孙思邈入清领宫。

可她不认为自己做成了什么，她甚至竭力不想让孙思邈去，但斛律明月既然说了，她也不想否认。

“女儿以为这次是任务的结束，因此对孙思邈说，让他带我入清领宫后，再无瓜葛。”

顿了下，见斛律明月没有反应，慕容晚晴一咬牙，如同要舍却最心爱之物的感觉。

“女儿……想回邺城了！”

良久的沉默。夜星寥落，如秦月汉关时的那点烽火。

烽火中有铁马金戈，但也有闺中梦枕的思念。

“金火二卫在通天殿的火焰中下了从曼陀罗中提炼出的毒药……曼陀罗这花儿本是从天竺那面来的，又称醉心花，中者昏迷，但不是绝对致命的毒药，这种毒的好处是无色薄味，中者很难察觉，缺点是发作极为缓慢。”斛律明月突道。

他突然岔开了话题，让慕容晚晴有些奇怪，但她记得李八百当初在殿中曾说过“曼陀罗”三字，有些恍然。

五行卫的金火二卫显然早有算计，将毒下在了火把中，进而想要控制殿中之人。怪不得张裕要对那两卫动手，原来已察觉中了毒。

“不过天师门下的六姓之家都有秘术，而且如野草般生命力顽强，就算中



毒后，恐怕也会有破解之法。”

斛律明月说到这里，再次转过身来，凝望着慕容晚晴道：“可你没有破解之法，你到现在也没有丝毫中毒的迹象。”

慕容晚晴迟疑片刻：“孙思邈在地宫大水来前，给了女儿解药。”

“因此……他是关心你的？”斛律明月目光灼灼。

慕容晚晴垂下头来，良久才道：“女儿不知道。”转瞬昂起头来，“可他给女儿解药后，就自己离去。女儿不知道他去做什么……”

那一刻，她又有刺心的痛楚——如同她想要割舍的那种心痛。

斛律明月道：“一个男人，平时对女人的千呵百护做不了准，因为他或是情欲催动，或是利益驱使，情淡利散后，就会形同陌路。但一个男人，本身处于生死关头，还能牵挂你中毒与否，就说明他心中深处早有你的影子，此生都是难以忘怀，这种感情，才是最能持之以恒的。他那时离你而去，或许是去做更危险的事情，不想你赴险……”

慕容晚晴怔了半晌，一时间不懂冷酷如冰的义父为何突然要说这些话，而且听起来竟很有道理。

“你莫非还不懂为父的意思？”

见慕容晚晴缓缓摇头，斛律明月的目光中又有凌厉的光芒闪过：“琴心，你并非蠢笨之人，你当知道，如今孙思邈是天师门下的关键人物，我们对待此人，绝不能有一分懈怠。”

顿了顿，不闻慕容晚晴回答，斛律明月字字如钉道：“好，你不明白，为父就告诉你！你眼下决不能回转邺城，更不能置身事外，因为，为父还需要你跟随着孙思邈，继续帮为父打探他的一举一动！”

慕容晚晴微震，轻咬贝齿，竟还是一言不发。

斛律明月皱眉道：“你要说什么？”

“义父知道女儿想要说什么？”慕容晚晴反问道。

“当然。”斛律明月反倒笑了起来，“我看你自幼长大，你想说什么却又



犹豫的时候，总是这种表情。”

慕容晚晴心中一暖，鼓起勇气道：“义父，女儿本是孤儿，被义父收留后，传授一身武艺，让女儿此生不受欺凌。在女儿心中，义父说什么都是对的，义父让女儿做什么，女儿也是义无反顾地去做……”

斛律明月脸上露出少有的温情，和声道：“因此，为父一直说，为父虽有子女不少，但只有你这个义女才最让为父省心。”

慕容晚晴沉默片刻，又轻咬着嘴唇，终于道：“祖珽让蝶舞和冉刻求刺探孙思邈的底细时，自以为棋先一步。却没想到，义父早在孙思邈入城那一刻，就定下让女儿假扮慕容家叛逆慕容晚晴的计策，进而来接近孙思邈，刺探孙思邈到齐国的真正用意，女儿一直尽心在做。”

慕容晚晴心中阵阵惘然，那一刻心中在想，孙思邈若知我当初入天牢救他，本是个圈套，还会不会再为我挡上一箭？我迟迟不敢和他说明真相，是不是那一箭已成了我的心结？

听斛律明月道：“你一直做得很好。”慕容晚晴心中一阵激荡，脱口而出道，“可女儿这次可不可以不做下去？”

“为什么？”斛律明月愕然。

慕容晚晴垂下眼帘，低声道：“女儿不想。”她是不想，也是不愿，但她本也不敢说的，她今日竟能说出真正的心思，自己也有些意外。

“你怕？”斛律明月字字如山。

慕容晚晴神色微有慌乱，强笑道：“女儿怎么会怕？女儿怕什么？”她的目光一触到斛律明月的凌厉神色，立即飞散。

斛律明月那一刻神色突变复杂，凝声道：“你是怕对他……动了情？”

“不是。”慕容晚晴立即否认。

见斛律明月目光如刺穿她的内心般，慕容晚晴喏喏道：“我只是觉得他是个好人，不想再去骗他。”

斛律明月先是讶然，后是恍然，转瞬晒笑起来：“你说他是好人？好人？”

他反问道：“什么叫做好人？”

慕容晚晴不能答，斛律明月明白她的习惯，她何尝不懂斛律明月的习惯？每次斛律明月如此，就是心中早有了答案。

“你只怕还有所不知，如今的局面对我们极为不利。”斛律明月肃然道，“为父虽在不久前击败了韦孝宽，压得宇文护龟缩关中，不敢动弹。但听说，韦孝宽终于说服了宇文护，准备派使者前往建康，去见陈国国主陈顼……”

“陈、周两国要联盟？”慕容晚晴心中大跳。她绝非无知少女，对眼天下下局势很是了然。

一直以来，齐国最为强盛。三十余年，依仗斛律明月的西攻南战，屡次击败周国大举入侵齐国的打算，又将陈国兵力局限在长江以南。

可齐国只有一个斛律明月，分身乏术，想要一统，总是被陈、周分别牵扯，难以尽力攻克一国。

陈、周弱势，可若真的联盟，只怕强齐亦是头痛。

斛律明月缓缓点头道：“琴心，你自幼聪慧，一点就通，比起朝中那些人来，实在强上很多。”说到这里，他神色怅然道：“陈、周若是联手，合谋共袭我大齐，我大齐应付起来，定然捉襟见肘。更不要说，天师六姓若是联手，肯定不会来帮齐国。”

一想到当年张角的黄巾之乱，斛律明月紧锁眉头。

顿了片刻，他又道：“这三股势力若是势成，我大齐危也。为父绝不会让陈、周联盟势成，而你眼下就肩负着破解六姓之家联手之重任！孙思邈在其中是关键，更可能是担任四道宗主之人，极有可能对大齐不利。这样的人，你说他是好人？”

慕容晚晴心头一颤，知道这好坏的定义彼此不同，却不能争辩。

斛律明月上前一步，凝望着慕容晚晴道：“琴心，在陈主的眼中，我们大齐个个都是坏人，霸占了他们自以为是自己的江山。在为父的眼中，只有和大齐同心之人，才算上好人。可在世人心中，好坏如何定义，均有自己的答案……”



慕容晚晴本想说，可在女儿看来，孙思邈怎么来看，都是好人的。可她终究没有说。

斛律明月缓缓又道：“为父知道你本性善良，也知道孙思邈一些仁义的举动让你感动。但这种时候，要以江山大业为重，儿女情感为轻。你可懂为父的意思？”

慕容晚晴缓缓点头，突然想到什么：“可是义父……我们难道不能将孙思邈争取过来吗？”

“绝不可能！”斛律明月立即喝道，转瞬感觉自己口气太重，叹口气道，“琴心，大齐禁道二十年，杀戮极重，其中仇恨的力量，你不了解。”
沉默许久，他叹口气道：“如今形势严峻，为父能信赖之人不多，你真的不愿再帮为父一次？”

慕容晚晴感受那声音的颤抖，心中激荡，终于道：“好。女儿答应义父，可这是……”

“这是最后一次。”斛律明月斩钉截铁道。

慕容晚晴被斛律明月说出想说之话，反倒不信，吃吃道：“最后一次？”

斛律明月露出分笑容，轻声道：“琴心大了，终究不能一辈子做五行卫一直做的事情。”他突然岔开话题：“你还记得吗……三年前，你曾在宫廷中听过一曲？”

慕容晚晴只感觉周身一震，低声道：“哪……哪首……曲子？”

斛律明月笑笑道：“原来你忘记了。”

慕容晚晴只感觉呼吸难畅，脸颊滚烫。

她当然是明知故问，她怎么会忘记？

当年，亦是如今夜般星辰寥落，如同秦汉关月的千古蹉跎，但宫中灯火如星，驱赶着世间寂寞。她那时候是第一次随斛律明月入宫，只为宫中庆贺齐国大胜周国、突厥联手，邺城君臣百姓皆欢。

那之前，齐国风声鹤唳、草木皆兵，只因为周国宇文护倾雄兵十万，联手

突厥人来攻洛阳。

洛阳一失，齐国就失去西方的屏障，全国震动。

斛律明月当即出战，射杀周国第一猛将王雄，让宇文护溃败而逃。

但那一战，斛律明月却非齐国风头最健的人物。

齐国百姓似乎只记得另外一人的伟业。

洛阳城破在即，齐国朝廷危难，是那人身先士卒，分担朝廷压力，抢在斛律明月之前出战。

洛阳城破在即，城内百姓翘首以待，是那仅率精兵五百，从邙山杀出，连破周军七重埋伏，杀到洛阳城下，给百姓以生机企盼。

那人鼓舞了军心，振奋了士气，让齐国军民上下一心，拼死反击，竟击垮了宇文护的十万雄兵，杀得宇文护落荒而逃，丢盔卸甲。

那人当是兰陵王！

那曲就是《兰陵王入阵曲》！

天下名曲无数，那晚的宫中奏曲无数，却只有那首曲子让许多人终生难忘。

慕容晚晴当年入宫，不是想听听那首早就记在心头的曲子，而是想要看看心目中假想许久的兰陵王。

当年，不知多少闺中少女、宫中粉黛，为曲狂，为人狂，如红烛落泪，只为那一束燃烧自己的光芒！

她听到了那曲，她也见到了兰陵王。

但她也可说，没有见到兰陵王。

她只是远远地望，听到那曲声激荡时，就见到兰陵王盛装出场，不出意外的华贵，不出意料的威扬。

曲调浑厚，人却缥缈。

事后，她只记得漫天灯舞下那个缥缈的身影，却怎么也想不起他俊朗的模样。

人生如梦——梦难醒，梦难忘。



她终于回过神来，镇定了自己的情绪，说道：“义父，是《兰陵王入阵曲》吗？”

“不错。”斛律明月目光敏锐，却没有发现女儿和三年前有什么不同，甚至感觉她仍如三年前一样痴迷。

停顿片刻，斛律明月缓缓道：“为父已为你向长恭提亲了，他答应了为父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慕容晚晴突觉一阵眩晕，那声音简直不像是她的，如梦如幻，缥缈飞扬。

“当然是真的。”斛律明月微笑道，“他也一直记得你，他甚至一直在暗中保护着你。”

慕容晚晴又是一震，失声道：“这么说，响水集外，击退李八百的人是他？”

她记得那刀光——如霓裳旋舞的刀光。

当年宫廷中，入阵曲中那男子长刀舞动时，不就散发着那种光芒？

她难以置信，不想当日救她的竟是高长恭——大齐的兰陵王！

“当然是他。”斛律明月毫不犹豫道，“不然，这天底下还有谁能一刀击退李八百？”

“他在哪里？”慕容晚晴立即问。

“他眼下在……建康。”

“建康？他在建康做什么？那里可是陈国的都城。”她问话的时候，心中却想，那孙思邈呢？如果从通天殿离去，会去哪里？

斛律明月沉默许久才道：“你说的不错，那里是陈国的都城，也是陈人的地域，我不能前往，也无法派兵保护你们。相对来说，那里远比在这里要危险得多，你去建康要小心。”

“我也去建康？”慕容晚晴有些错愕，“可是，义父不是让我跟着孙思邈吗？”

斛律明月自信道：“若我猜的不错，孙思邈很快也要前往建康！”

慕容晚晴心中泛起疑惑，不解义父为何这么肯定，可她知道义父从不无